

世界 文學名著

13

● 約翰克利斯朵夫
● 車輪下

金字塔系列叢書
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世界文學名著全集 13

約翰·克利斯朵夫 車輪下

投 資 策 劃／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 版／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執 行 主 編／徐淑真

文 字 編 輯／張 琰 黎惟東

美 術 編 輯／黃華成 張麗燕 鄭惠鶯

編 譯／世界文學名著全集編譯委員會

沙永玲	李瑞玉	李宇心	李陳麗蘭	施寄青
姜恩娜	种衍倫	麥倩宜	張瑞彬	張定綺
陳娟娟	程嘉莉	黃惠雅	楊孟華	楊滿美
趙永芬	嚴荷宇	黎惟東	蔡梅玉	戴國光
謝瑤玲				

(依姓氏筆劃序)

校 對／費蕙仙 黃寶鳳 張 玲

總 公 司：台中學士路 196 巷 16 號 TEL：332990

台北營業處：台北市八德路 1 段 98 號 2 樓

TEL：3932572・3946927

台中營業處：台中公園路 2 號 4 樓 28 室

TEL：264333・249601

高雄營業處：高雄中正四路 103 號 6 樓 7 室

TEL：2817081・2・2911691



車輪下

書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譯序

赫曼·赫塞以悲天憫人的胸懷，寫下以少年為主角的「車輪下」這本書。主題為對人類雙重性格之探討。主人翁漢斯與海爾納分別代表人類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毀滅。海爾納有他自己的思想和言論，精神生活富裕而自在，他勇敢地抗拒死板的教育制度，擅自逃學出走，遭受開除的處分。可是離開校門，歷經生活的磨鍊，終能肯定自我，成為堂堂正正的男子漢。而那位鄉下傑出少年漢斯，認識海爾納後，他的創造力曾被喚醒。他欣賞海爾納的有思想、有個性、天才橫溢，然而，鼓勵好成績的教育制度卻深深威脅著他，終於毀了他的情感、心靈和本能。因此，這本書可以說是赫曼·赫塞個人對當時教育制度之抨擊。

赫塞生於一八七七年，自幼生長於傳教士家庭，因此理所當然的要他攻讀神學，以期將來任牧師之職。可是後來他對宗教信仰發生懷疑，甚至曾一度企圖自殺，於一八九二年逃離慕爾布倫神學院，被學校開除之後，曾在書店工作了若干年，此後從事寫作，於一九四六年得諾貝爾文學獎。由此可見「車輪下」一書中之海爾納，幾乎就是赫塞的真實寫照。

「車輪下」於一九〇六年寫成，至今雖已時隔七十多年，但他在書中所吐露的青少年之苦悶，仍是

現代青少年的心聲。當前我國的教育制度，升學競爭激烈，各學校當局、老師、家長無不以考試成績來衡量學生、子女。處於成長期的青少年，心智得不到正常的陶冶，壓扁了他們原有的豐富想像力，因而埋沒了許多英才。而像漢斯一樣被壓斃於世俗的「車輪下」的，又有多少？

教育制度之改革非一朝一夕之事，只能冀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為人父母者，能記取這血淋淋的教訓，勿讓慘痛的歷史一再重演。

車輪下

譯序	三
第一章	七
第二章	二八
第三章	四六
第四章	七三
第五章	九五
第六章	一〇九
第七章	一二六

車輪下

第一章

約瑟夫·齊卡拉特是位批發商兼經紀人，並無值得讚揚或奇異的特點使他有別於其他鎮民。如同大多數人一般，他具有壯碩健康的身體、靈活的生意手腕，對金錢衷心無愧的崇拜；除了一幢小屋和花園外，墓園中還有一塊家族用地；雖然對教會會有分陳腐的執著，但多少還算開通；對上帝與權威人士存著適度的敬意，盲目遵從中產階級不變的慣例。雖不是絕對不喝酒，但飲酒從不過量；有問題的買賣也做了不少樁，但從未踰越法律許可的界限。雖輕視比他窮的人，認為他們一無所有，但也瞧不起比他富有的人，認為他們愛炫耀。他是商會的一員，每逢星期五便到「鷹屋」玩保齡球。平日只抽廉價的雪茄，名牌的則留待飯後和星期天才抽。

由各方面看，他的心靈生活是庸俗的。他的人格中的感性，長久以來已腐蝕殆盡，僅存一絲傳統粗略的家庭觀念。他以他的獨子為榮，偶爾也會對窮人發點慈悲。而他知性方面的天賦，也僅限於天生的狡黠和數字運算方面的特長。他的閱讀局限於報紙；商會每年公演的業餘戲劇以及偶爾看看馬戲，就解決了他娛樂的需求。他可以和任一一位鄰居調換姓名住址，而不會改變什麼。他與城裏其他的家長一樣，

心裏有種根深蒂固的想法：對優於自己的任何力量或人物均表極度的不信任，對比他平凡、無才藝，不及他靈敏聰穎的人，又深感憎惡。

關於他已經談夠了。只有道行深厚的諷刺家才描述得出這個人一生的淺薄和未覺察的悲劇性。不過他有一個兒子，關於他，有更多可提的。

無庸置疑的，漢斯·齊卜拉特是個天才兒童，只要注意他在同學心中微妙不尋常的印象，便能輕易得知。他們黑林村並不常有天才兒童，至今，尚未教養出一位見識儀表超越原有限制的人。天曉得這孩子莊重聰穎的神采和優雅的舉止源自何處。莫非是他母親的遺傳？她已過世好幾年，沒人記得關於她的任何特點，只記得她總是無精打采、鬱鬱寡歡。至於得自父親，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似乎是上蒼在這存在了八九世紀，產生無數樸實小民，但從未出現偉大人才或天才的古老村莊上，閃現出的一朵火花。

訓練有素的觀察者，注意到他們病懨懨的母親，以及這家族久遠的年代時，也許會推測，才智的異常發達正是家族衰亡的前兆。幸好這小城裏沒有人如此訓練有素；只有較年輕、聰明的公務員和教師聽過謠傳或看過雜誌上的文章，曉得有「現代人」的存在。住在這裏貌似有教養的人，也許根本不知哲學言論為何物。小城的生活型態，有種無法改變的古風。無數的婚姻生活，大致穩固而幸福。久居於此的富裕市民，多半於近二十年來由工匠升為業主；他們遇到官員便脫帽致敬，極力攀交，背地裏卻說他們是搖筆桿的窮官僚。然而他們對兒子最大的指望，僅是順順當當地念書，將來成為公務員。不幸這只是空想，因為他們的子弟連讀畢文法學校都困難重重，經常留級。

關於漢斯的天賦，絕對是沒話說的。教師、校長、鄰居、牧師以及同學，無不說他是聰明絕頂的孩

子——相當不凡。因此，他的未來已經計畫妥當；因為，除非他的父母很富裕，不然斯渥比亞有天賦的孩子只有一條現成的窄路可行。通過州試後，進慕爾布倫的神學院，再進杜賓堅的大學，然後走上牧師的講道壇或學者的講壇。每年總有三四十位學子跨出這條平靜安穩道途的第一步——這些瘦削、用功過度，才舉行堅信禮不久的少年們，享有公費，研讀古典文學課程，八九年後，又進入人生另一個更漫長的階段，那時他們必須回報國家的慷慨解囊。

州試將於最近幾個星期內舉行。國家於此一年一度的大試煉中，選拔國內才智的精英，大小城鎮鄉村中無數的家庭，都不禁望著首都興歎祈禱。

漢斯是小城選定派往參加激烈競試的唯一候選人。這是極大的榮譽，而且絕不是憑空得來的。每天下午四點學校上完課，漢斯得隨校長多上一堂額外的希臘文課；六點鐘，牧師又仁慈地爲他補習拉丁文和宗教課程。每星期兩天吃過晚飯後，數學老師特別指導數學課程。希臘文方面，除不規則動詞外，尤其著重以前置詞表達的語法銜接。拉丁文方面，力求文風簡潔有力，尤重詩韻雅致的洗練。數學方面，重點則在於複雜的推理解題。數學老師強調說，表面上看，解題的推理方式對未來的研讀課程似乎沒什麼價值，事實上卻比其他許多主科更重要，它奠立了他往後冷靜、切實、成功推理之基礎。

爲使漢斯心理負擔不致過重，精神免受用功求知知識之苦，每天早晨上學前一小時，他被允許參加堅信禮課程。教義問答以及反覆背誦的激勵性課程，能使年輕的心靈享受宗教生活清爽的氣息。但不幸，漢斯在教義問答裏，偷偷夾帶了拉丁文、希臘文字彙和作業的小抄，整個鐘點仍專心於俗世的學科，大大減低了這些恢復精神課程的效益。他的良心尚未矇昧至絲毫不覺不安和害怕，因爲當執事走近

他或點到他時，他仍不免感到心虛；當他得回答問題時，更是全身冒汗、心臟狂跳不已。然而他答題、發音都非常準確，使得執事相當看重他。

白天一堂堂課累積下來的課業，他只有夜晚在家裏柔和的燈光下完成。寧靜環境下的苦讀——課堂教師認定效果特別好——在星期二和星期六通常要到十點才結束，其他幾天甚至要讀到十一二點。雖然他父親對於燈油過度的耗費時有微言，但看著兒子如此苦讀，他仍有深深的滿足感。星期天閒暇時——畢竟星期天佔了我們一生的七分之一——漢斯被慫恿到戶外讀書，溫習文法規則。

「一切當然都要適可而止。偶爾出去散散步是必須的，而且會有奇效。」老師說：「天氣晴朗時，甚至可帶本書到野外讀。你將發現這麼讀書既愉快又優閒。最重要的，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

因此漢斯竭力振作精神，從那時起，總利用散步時讀書。經常可見到他靜靜怯懦地踱著步子，一臉熬夜後的疲憊，眼睛也倦怠無神。

「你認為漢斯有幾成把握呢？他會成功的，是不是？」有一回他的導師問校長。

「他會成功，定會成功。」校長宣稱：「他是特別聰慧的才子。你看他，簡直就是智慧的化身。」

最後一個星期內，少年智慧的化身更為顯著。俊挺優雅的臉上，雙眼深沈不安；代表煩憂苦思的細小皺紋在額頭上扭曲，細長瘦弱的手臂懸垂兩側，那優雅疲憊的神態令人想起十五世紀義大利畫家包提柴里的人像畫。

考期已然迫近。明天早晨他就要隨父親前往司徒加，一展所長，看看他是否得以擠進那道窄門。臨行前，他去拜訪校長。

關心的校長異常柔和地對他說：「答應我，今晚別老想著書本。當你抵達司徒加時，腦子得清新如雛菊。散步一個鐘頭後，立刻上牀。年輕人該有充足的睡眠。」

一反往日的諄諄告誡，而受到如許的關懷，使漢斯大感訝異，離開學校時，他舒了口氣。教堂旁邊小丘上的大菩提樹，在午後豔陽的照耀下，閃現黯淡的色彩；商業廣場上的噴泉，水花飛濺閃爍；屋頂鋸齒狀的線條後面，陡然聳起藏青赤松覆蓋的山巒。這位少年覺得許久不曾見到這一切，在他眼裏這都是不尋常的美景。事實上，他有點頭疼，但今天他不必再念書了。

他緩步走過廣場，經由通往市場的小巷，行經古老的市政廳和餐店，來到老橋畔。他來回踱著消磨時間，終於在粗欄杆上坐下。無數歲月裏，他每天經過這地方四次，從來未瞥一眼橋畔哥德式的禮拜堂、小河、水閘、壩或磨坊，連河邊的牧草地以及柳樹成行的河岸也不曾注意，岸旁製革廠一家緊鄰一家，河水如湖泊般深邃，碧綠靜謐，婀娜的柳枝條低垂入水面。

她想起從前曾在這裏消磨多少時光，游泳、潛水、划船、垂釣。對了，釣魚！他幾乎忘了釣魚是何種滋味，記得那年爲了考試的緣故，被禁止釣魚，他哭得好傷心喲！釣魚去！釣魚是他在學期間最愉快的事。河水由壩上成瀑布流瀉，立於岸邊寧靜的柳蔭下，河面波光躍動，魚竿輕柔搖晃，魚兒上鉤，拉近獵物的興奮，握著在手中蠕動的冰涼肥魚，使他感到一種奇異的滿足。

他不是曾經釣得許多美味的鯉魚、鱖魚、白魚以及輕巧的鯉魚和漂亮的銀色小魚嗎？他凝視著水面良久良久。河流碧綠的一隅使他黯淡沈思，他意識到孩童時期奔放不羈的樂趣已漸逝去。他由口袋取出一片厚麵包，撕開來揉成大小不一的小球，擲進水裏；麵包球下沉時，魚兒湧來吞食。先是鱸魚和鱒魚

游來吞下小塊麵包，將大塊的在前頭彎彎曲曲地推進。不久，體型稍大的鱈魚小心翼翼地游上來，它黝黑的背幾與河底不可辨，繞著麵包球轉了一下，剎那間麵包球便消失在它渾圓的嘴裏。懶洋洋的河水泛起一股溫濕之氣，幾朵淡淡的雲倒映在碧綠的水面上。磨坊圓鋸嚙嚙作響，與水壩上流瀉的水聲匯聚成深沈宏亮的聲響。漢斯的思潮回溯到最近接受堅信禮的那個星期天，他記得進行莊重的儀式時，他卻反覆記誦一個希臘文動詞變化。他發覺最近在其他時刻，思緒變得極為混亂；即使在學校裏也常想著剛做完或將要做的事，心思總無法專注於正在做的事。不過，對他的考試應無大礙吧！

他困惑地站起來，還沒有決定要上那兒去，一雙強而有力的手抓住他肩膀，使他大吃一驚，一個深沈和善的聲音說：「嗨，漢斯！陪我走段路，好嗎？」

是鞋匠佛雷格。從前漢斯每晚都要在他那兒耗上幾個鐘頭，然而他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注意他了。漢斯立刻伴隨他走，但並不太留意這虔誠的教徒所說的話。

佛雷格談到考試，祝福漢斯一切順利，並鼓勵他。但他真正要對漢斯說的是：他堅信考試只是種形式和附屬的事件，即使失敗也沒什麼丟臉。他認為任何人都可能失敗，萬一漢斯失敗了，他心裏應該明瞭，上帝對每個人都有既定的計畫，並引領他走向神所選定的路途。

漢斯和佛雷格在一起，總有點奇異的感覺。他敬仰佛雷格自信而可佩的生活方式，但大家老愛嘲諷虔誠的教徒，漢斯也曾經參與嘲笑，雖然他善良的判斷並不以為然。他為自己的畏縮深感羞恥，有好一段時間，他一直避著鞋匠，因為鞋匠的問話太過率直了。由於漢斯是老師們鍾愛的子弟，他難免有點自負，佛雷格怪異地望著他時，似有意羞辱他。因此善意的引導漸漸失去了對這少年靈魂的影響力。漢斯

正值倔強的少年期，對於干預自我形象的人特別敏感。他現在走在佛雷格身旁，聽他說話，根本不曉得他正承受多少慈祥熱切的關注。

他們在王冠巷裏遇見牧師。鞋匠和他簡慢地打個招呼，匆匆離去。牧師是所謂的「現代人」之一，他不相信基督復活的事。這時他握住漢斯的手。

「情況如何啊？」他問道：「你一定很高興，一切都將結束，告一段落。」

「喔，是啊，我很高興！」

「但要多加保重啊！我們對你有很高的期望，特別是拉丁文，我希望你答得很好。」

「可是假使失敗了呢？」漢斯囁嚅地提道。

「失敗？」牧師頓了一下：「絕對不可能失敗，絕不可能。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我只是說有可能，畢竟……」

「不可能，漢斯，根本不可能。連想都別想它。打起精神來，請代向令尊致意。」

漢斯望著牧師遠去，然後回身尋找鞋匠的去向。他方才說了什麼？倘若心靈正直地信賴上帝，拉丁文並不是最重要的。他說的話確有莫大的助益。他也是位眾人的牧師啊！萬一失敗了，他真無顏再去見牧師！

他沮喪地返抵家門，走進小花園。院子裏有座漸腐朽的涼亭，他曾在那兒築了個兔窩，養了三年的兔子。去年秋天，他被剝奪了此項樂趣，也是爲了考試的緣故。沒有餘暇讓他分心。

他也好久沒到花園裏來。空著的兔籠破舊不堪，木製小水車扭曲地橫在水管邊。他回想起製作這些

東西的情景和曾擁有的歡樂，那已是兩年前的的事了——好長的一段時間。他撿起水車，試著將它轆回原狀，但卻整個裂開來，只好扔出牆頭。壞了就丟吧——早該了結的。這時，他突然想起學校裏的朋友奧格斯特，他曾幫忙建那水車和兔籠。他們整個下午就都泡在那裏，拿彈弓打獵、埋伏著等貓經過、架帳篷、吃生蘿蔔當晚餐。後來念書忙得沒有一點時間。一年前，奧格斯特輟學，隨一位機械工當學徒，此後只來看過漢斯兩次。當然啦，他也不似從前那麼開了。

雲影霎時飄過山谷，夕陽懸在山緣。他突然有股撲倒地上痛哭一場的衝動，他從貯藏室拿出一把斧頭，細瘦的手臂狂猛地揮舞，搗爛了兔窩。木板劈裂，鐵釘軋軋地扭曲，一些已發霉的兔食掉落地上。他猛劈猛打，好像這樣便能毀掉他對兔子、對奧格斯特以及昔時孩提遊戲的嚮往。

「呃，呃，這是怎麼回事啊？」他父親由敞開的窗口喊道。

「劈柴火！」

他沒再答話，扔下斧頭，穿過庭院，跑到街上，沿河往上游走去。城外靠近釀酒廠邊，繫著兩艘竹筏。從前在暖和的星期天下午，他常解開竹筏，順流漂蕩好幾個鐘頭，躺在鬆散綁縛的圓浮木間，沈醉於令人興奮的水花飛濺聲中。他跨上竹筏，躺在成堆的柳材上，努力幻想著竹筏已解開，往前衝流，在寂靜的河裏，沿著牧草地緩緩下滑，滑過田野、村莊以及陰涼的森林邊緣，穿過橋下和水閘，載著他前行，一切都和從前他沿著克福堡摘取兔食時一樣，在製革廠邊垂釣，沒有頭痛和煩憂。

他疲憊鬱悶地回家吃晚飯。由於司徒加之行在即，他父親有點緊張，不停地問他，書是不是整理好了，照外套準備好沒，又問他要不要在路上念文法，身體舒不舒服。漢斯簡潔尖刻地答話，吃了一些，

不久即和父親道晚安。

「晚安，漢斯，好好睡一覺。我六點鐘叫你。你沒忘了帶生字簿吧？」

「沒，我沒忘記帶字典，晚安，爸爸！」

到自己房裏，在黑暗中坐了許久。考試這件事爲他帶來唯一的慰藉，就是屬於他自己的小房間。在這兒，他不受牽制和打擾，他曾在此野心勃勃頑強地與疲憊、困倦、頭疼抗爭，沈思凱撒、贊諾芬，研讀文法、字典，演算數學。而且他曾經過比失去的兒時歡樂更可貴的時刻，和夢般罕有的時刻，充滿驕傲、陶醉與勝利的信念；他幻想自己超越了學校、考試，進入了更高的境界。他心中有種大膽奇異的預感，他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優於他那些胖臉溫厚的同伴，總有一天，他將由不可攀的高位藐視他們。這時，他舒了一口氣，似乎在這房間裏，呼吸的空氣都較自由、清涼，滿懷夢想、希望和期待，在微光中消磨了幾個鐘頭。眼皮緩緩滑落疲憊的大眼睛，再睜開眼，眨一下，再度闔上。少年蒼白的臉在瘦弱的兩肩當中低垂、細長的手臂筋疲力竭地舒伸著。他未曾更衣便沈沈入睡了，睡神輕柔慈祥的手撫慰了他心中的騷動，也撫平了額上的細紋。

校長居然不辭勞苦，一大早就到了車站。這倒是前所未聞。齊卜拉特先生穿著黑禮服，由於興奮、快樂和驕傲，根本無法靜靜地站著；他跼著腳尖繞著校長和漢斯焦躁地走來走去，並且接受站長和鐵路員工對此行和他兒子參加考試真誠的祝福。他的左右手不停地交替提著一隻小手提箱，傘夾在右臂下，但交替手提箱時，他把傘夾在雙膝間，因此掉了許多次；傘一掉，他就放下手提箱拾起傘。他看來好像是即將赴美洲的移民者，而不是手中握著他和兒子往司徒加的來回票的人。漢斯看來心情寬舒，但事實